

鄭炳南小說

叛徒

震慄、驚險小說

當他懂得滴水欲存須藏身大海的道理時，世界上也沒有人能改變他是「叛徒」的是非原則了，而人生只有一次，沒有機會讓人後悔，更不可能重新開始！他終於懂得政治是什麼東西……



(排名以筆劃序)

「鄭炳南先生的小說……通過震懾、驚險的小說故事……從社會現象中揭露內中真締……欲知真相，不妨一讀。」

——王方（作家、《成報》退休編輯）

「西方人用他們的法制，『縮須彌爲芥子』以愚弄六百萬香港人。作者通過小說，盼望喜歡思考的讀者，看到他們『玩天下於股掌』的真相。」

——甘豐穗（作家、前《華僑日報》編輯）

「……內容引起我對現代社會的思索……作者眼光如炬，時有警句……」

——林洵（作家）

「鄭炳南的小說善於營造氣氛，控制讀者的情緒，提高讀者的思考及知覺能力。」

——林蔭（香港作家協會副主席）

「鄭炳南的推理小說，用純文字筆法去舖陳曲折的情節，勾勒人物的性格，並非易為，鄭氏卻能駕馭如意，不着痕跡，這是我讀推理小說以來，最大的發現。」

——沈西城（作家）

「如果作者閱歷不深厚，思考不慎密，想象力不豐富，筆鋒不細緻，觸角不敏銳，涉獵不廣博，怎也寫不出此等如此精采的一系列小說。令人無限滿足和欣賞。接下來的愛情小說，如何令人耳目一新，絕對是一個引頸期待。」

——周震東（製片經理）

「鄭炳南的驚險推理小說，極具電影感，有荷里活大片的格局，以香港大舞台作藍本，勾劃出爾虞我詐、玩弄權術現實……」

——青谷彥（作家）

「對鄭炳南先生的一系列的推理小說，展現的特色和疑真疑幻的內容，其中的人物、樣貌、品格、行為、動作的描摹，我想，眾多的讀者與我都有同感，致以掌聲和讚語。

他創作的每一本小說，無論長、短、中篇都非常用心用功，堅持毅力，深藏爆炸的功能，導向社會各層面的震撼性。

往往被他渲染的人物、場景、章回、情節等都顯得繁複而精密，故事的『過去式』和『現在式』的手法解釋，宛如剝了殼的雞蛋，潤滑圓融、晶瑩剔透，確具異常的功力，尤其是有關章節的分類縷述，游移跌宕場景氛圍的鋪陳，已臻至一個完美的階段。

每令讀者捧讀他的小說的時候，常存觸電的感覺，以致腦電波的思維即有所激發蠕動而不受控，左穿右插、尋尋覓覓而無法平息，偶一開卷，就像癮君子戀上毒品一樣追下去，以竟完篇。

我在此鄭重聲明，鄭炳南的小說不是毒品，卻是純正的、卓越的、藝術性的推理小說。」

——紅葉（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故事中的人物生動活潑，有血有肉，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情節驚險，絲絲扣人心弦，不失為一部具有藝術性和故事性的推理小說，值得一讀。」

——孫濂靈（作家）

「……表現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藝術造詣，也洋溢着作者對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讀了令人激動而振奮。」

——黃宜弘（香港立法會議員）

「全書具備了推理小說的基本條件：機巧的構思，懸疑的佈局，震撼的情節，迷惑的情景，善惡的界定與對真理的表揚；同時把推理小說提升至更高層面，表現出歷史感、社會性與文學味；而書中對人性的剖解，人情的剖白，又是人生的剖明。」

——黃康顯（香港大學高級讀師）

「故事通過『震慄』，揭破『社會』的曲折離奇，情節通過『驚險』，啓迪『人性』的深層思考。」
——鄭炳南（大專哲學教授）

「鄭炳南先生小說的曲折離奇橋段有助鍛鍊日常商務上的推理及分析能力。」
——鄭漪漣（商務公司董事）

「弦外有音，情理之中，峰迴路轉，沿波追源，精巧揮毫，篇篇驚心，推卷神遠，藝趣無窮。這就是鄭炳南先生驚險推理小說的特色。」
——謝先雲（北京詩人）

「……將香港的社會真實巧妙演繹為偵探推理小說，此乃鄭炳南驚險推理小說之一大特色。妙得很！」
——蕭玉寒（武俠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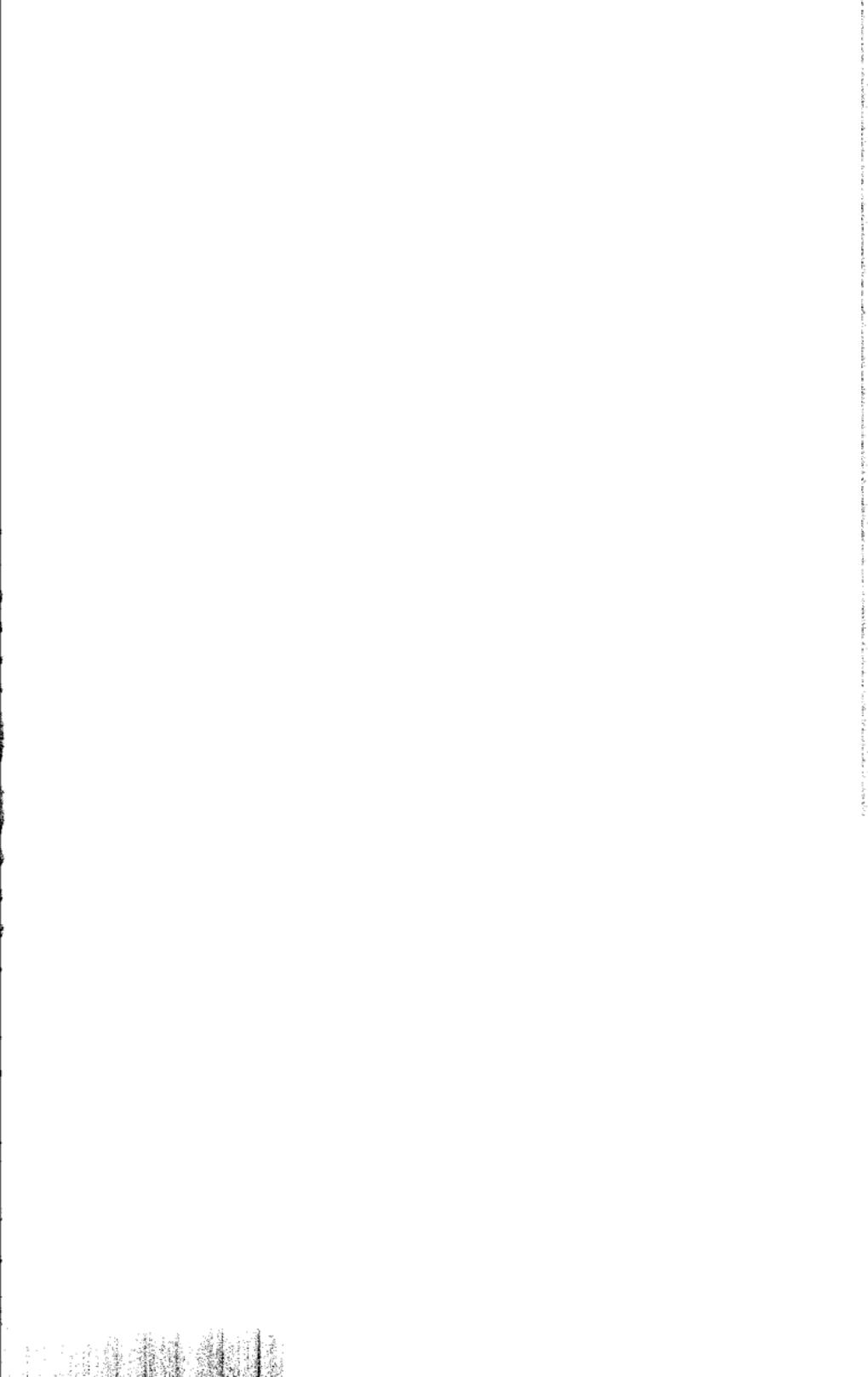
「偵探推理小說的難得精品……既有推理小說情節的摸索迷離、高潮迭起、一環緊扣一環引人入勝的特點，亦有批判現實小說的嚴肅，面對人生、啟發思考的另一特點，因此，我覺得鄭炳南先生是眼前少有的責任感沉重的作家。」

——簡勵生（廣東作家）

「《目標》把都會的表層平面展現的同時，還揭開了表層的背面，讓我們的社會「西西里」化，鄭氏的驚險小說結構成型，不過，如果明白「黑手黨」系列的集中真像，便會感覺到鄭氏小說的命名過於抽象，大膽說一句，《目標》是大優點中有小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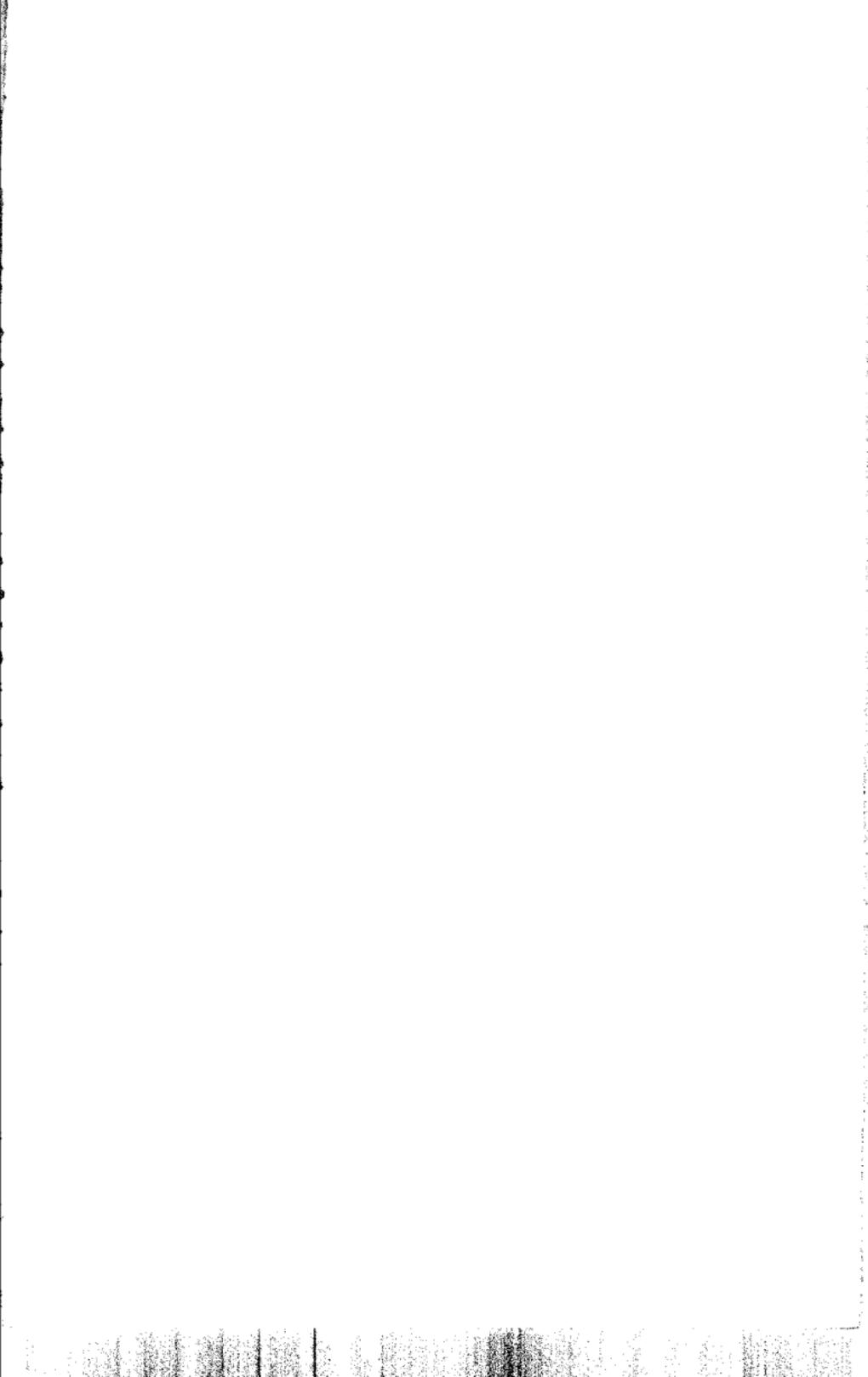
——慕容羽軍（作家）

（各界名人薦語甚多，付印時間緊迫，不能盡錄，請諒。）



叛徒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你閱讀的是小說，其情節和人物
可能會在香港發生，
正如癌細胞可能會在
正常健康的人身上出現和擴散一樣。

目錄

第一章	皇族之夜
第二章	強迫退休
第三章	廉政公署
第四章	背叛行動
		105
		75
		43
		13

第五章

真實謊言

139

第六章

叛徒末日

163

關於小說

197

第一章 皇族之夜

舞

會還沒有開始，怦怦的心跳就像病毒一樣，隨着「香港管弦樂團」一百人大樂隊演奏的輕音樂在空氣裡擴散、迅速傳染到每個參與盛會的紳士淑女們身上，激動的情緒更像水底下的暗流和漩渦，隨着時間的推進在每一位進場的賓客心裡蕩漾，幸福的感覺在那些微笑的目光和應酬話裡流動傳播。年屆五十歲的「保護窮人權益協會」主席王根爵士像蝴蝶一樣在廣闊如同三個足球場的舞池裡四面奔走，把看得到的每一個工作人員叫來

，然後找茬，考驗他們的修養。興奮酡然的臉孔容光煥發，一縷光亮的頭髮從油滑伏貼的頭頂不守秩序翹起來晃來搖去示威，數十年如一日的孩子臉上完全失去了被上流社會推許為最有經驗舞會專家的雍容和貴，從容矜持修養。和他握手的老朋友們都感受到那掌心的汗珠，目睹主人的興奮和異常，沒有人願意取笑他。感同身受的，參與盛會的一千二百位嘉賓都會體諒的、憐惜的順從主人的部署和安排，去到應該去的位置等待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兩萬呎宏偉室內場館被搭建成倫敦著名的科宏歌劇院，五十名油漆涂身的男女模特兒左右排列，像雕塑一樣呆立着從會議中心進口擺到舞會大堂。披掛白布、袒露肩膀，頭戴金色假髮的年輕、性感侍應和工作人員，彷彿是一群精壯的斯巴達青年，手托香檳和美點銀盤，穿梭來往於衣香鬢影之間。耗資一千六百萬搭建的佈景和配套全為了今晚為「保護窮人權益協會」籌募基金的主題：「皇族之夜」，所以，女賓必須像歐洲貴婦，男賓要穿得像上等貴族。爭艷鬥麗的女賓們盡量的露背袒胸，衣裙曳地和誇張敞開的晚禮服出盡各種花樣托高乳房，以引人目光為上品。因為，據說十八世紀英國皇

族的最大特色就是玩這個「地方」來突顯花樣。

條件所限，男賓們的花樣沒有女伴的得天獨厚，女人嘛！把頭髮染成金黃，臉上撲多點粉，在左頰或右頰貼一個墨痣，就可以似真若假的叫時間倒流。男人的燕尾服千篇一律，只有襯衣的袖口、衣領的花邊、和袖口針可以顯示心思，許多名人雅士就只能依靠顏色千奇百怪的假髮力量，希望主禮嘉賓注意到他們的苦心。

今天晚上的主禮嘉賓就是剛來香港履新不到一星期的港督龐士培！上流社會的活躍人士提議用這個香港歷史上空前盛大的舞會，向他表示歡迎和敬意。

「來了，來了！」一陣輕微的騷動隨着耳語使一千多位賓客不約而同地面向進口，女賓們紛紛誇張地用羽扇輕掩口唇，明眸顧盼，表示一種快樂和緊張的貴婦姿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麥克風傳出一把純正倫敦腔英語。「歡迎總督蒞臨！」

人們熱烈地鼓掌起來，自動讓開一條通向樂隊所在的主席台地方，管弦樂

隊適時吹奏起『向領袖致敬』的曲子。

花枝招展的爵士夫人把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掛在總督臂肘裡姍姍進來。啊！總督瀟洒如上任的第一天，只是貼身的深藍色西裝和棕紅相間領帶；穿着正式、考究的王根爵士旁邊，也是樸素如昔，只穿一副名牌套裝的總督夫人。

見慣世面的人群沸騰了，歡呼、掌聲、口哨聲中幾乎聽不見音樂，許多人眼臉裡淚花閃亮。

「平易近人、作風民主，這種人才是真正人物！真正偉人！」一位擠不上前，踮起腳尖遠觀，年近七十的紳士掏出前襟手帕，拭着眼角感慨地說道。

「……哈哈！你這傢伙懂得相學？算了吧！朝那邊看，瞧見什麼？什麼？噢！只是笑臉？告訴你，這些優雅風度都是事先排練和精心模倣的，任何時候對任何人都一樣。」一把聽得出故意抑底的聲音湊巧地飄到耳邊。「西方人個個濃眉壓眼，心眼裡有的是憂鬱、盤算和野心，他們的坦誠笑容和日本人的鞠躬一樣，都是世襲的虛偽。他來香港的第一天，跨出『慕蓮夫人號』遊艇，踏上皇后碼頭後不是和排列迎迓的官員握手，而是走到圍觀的人群裡抱起小孩。